

中国民间文学经典文库

神话

盘古睁开眼睛一看，上下左右，黑糊糊的一团，四面八方没有一点光亮，啥也看不见。盘古一急，抡起拳头就砸，抬起脚就踢。

盘古的胳膊脚叉粗又大，像铁打的一样。他这一踢不要紧，踢裂了一万八千年的混沌黑团，都给踢打得稀里哗啦乱动起来。三晃荡，两晃荡，紧紧缠住盘古的混沌黑团，轻的东西就慢慢地飘动起来，变成了蓝天；重的慢慢下降，变成了大地。

天和地裂开了一道缝。

盘古怕天地再合起来，就手撑天，脚踏地，猛一使劲儿，又把天撑开了一截。盘古站直了，身子一天长一丈，天地也一天高升一丈。又过了一万八千年，盘古长成了一个高九万里的巨人，天地也被他撑开了九万里。后来人们就把九万里高天叫“九天”了。

向云驹 主编
天马 编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儿童是在口语中成长和逐渐长大的，儿童的生命过程和文化历程，人类文化的习得，无论是从群体的人类史看还是从个体的生命史看，都有漫长的口语期。讲古、说书、白话、传说，就永远会在长幼之间互动并且不可或缺。



经典的口头文学文本，将为人类的生生不息的口语期提供讲述的范本。即使我们已然进化（或退化）到阅读时代，即使我们丢失了讲述的天性和天分，即使我们中断了传统的讲说方式，我们也可以借经典的口头文本再造或复原原始讲述，并借此满足儿童听讲的好奇心和听讲的本能和天性。



口头遗产的经典之作或代表性作品，在今天这样一个阅读的时代，是值得我们继续传承和继承的。口语性口头性文学，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在陆续地、零星地被记录并通过文字传播与传世。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中国诗经、德国童话、俄罗斯民间故事等等，无不成就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

ISBN 978-7-227-04400-



9 787227 044000 >

定价：15.00元

中国民间文学经典文库

神话



宁夏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间文学经典文库·神话 / 向云驹主编; 天马编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227-04400-0

I. ①中… II. ①向… ②天… III. ①神话 - 作品集 - 中国
IV. ①I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1887 号

中国民间文学经典文库·神话

向云驹 主编 天马 编著

责任编辑 陈文军
装帧设计 张亚静
责任印制 霍珊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 mm 1/32 印张 6 字数 140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7084 印数 5000 册

版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400-0/I·1157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71 青蛙大王与母牛(佤族)
- 75 四兄弟争天下(水族)
- 77 氏族是怎么来的(白族)
- 85 虎氏族(彝族)
- 90 九兄弟
- 94 南瓜开花育男女(黎族)
- 97 人从石洞里出来(佤族)
- 105 “雷楔子”炸人种
- 108 后羿射日与嫦娥奔月
- 111 九头魔王吞日月(蒙古族)
- 113 月亮偷神药(哈尼族)
- 116 月亮里的神医(苗族)
- 118 十二个太阳(布依族)
- 121 特康射太阳(壮族)
- 123 射月亮(瑶族)
- 126 天眼重开(畲族)
- 141 公鸡请太阳(哈尼族)
- 144 风姑娘(哈尼族)
- 146 彩虹(高山族)
- 148 四女与四季
- 151 夸父追日
- 152 精卫填海
- 153 降风捉旱(布依族)
- 158 莫拉降雪妖(裕固族)
- 163 玉皇鼓(瑶族)
- 165 龙牙颗颗钉满天(苗族)
- 177 燧人氏击石取火
- 178 祝融与火
- 179 热比娃取火(羌族)
- 182 布、都和火
- 185 伏羲造渔网
- 188 有巢氏搭房挖窑

阅读时代的口头经典

向云驹

进入现代信息社会的中国和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变迁和文化变迁。文本、图像、视频、数字、数据成为这个时代传播与传媒的主角。这个时代甚至成为眼球经济时代，成为读书、读图、读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那些千百万年传承下来的口耳相传、口口相诵、口头传播、口语讲述的口头文学该是怎样的命运和怎样的前途呢？

毫无疑问，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一种重要而独特的形态的口头遗产，在传播方式不变、传统社会急转而为现代社会的时代，是无可避免地要成为急速消亡的遗产，会讲说的文化传承人一代代消亡，可讲说的文化环境已面目全非，此种遗产必然“无可奈何花落去”。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在全球开展了从民间文学保护出发直至最终形成完善的、体系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抢救濒危”是此一遗产保护运动的重要立场。

但是，为什么要抢救濒危遗产，如何抢救濒危遗产呢？我想，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抢救濒危遗产，表明此种遗产的消亡对人类将是巨大的文化损失。值得抢救的遗产（而不是任其

自生自灭),它必然或经研究后认定有重要价值,一旦毁灭或消亡则令人类追悔莫及(有史以来,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二是抢救濒危遗产,则此一遗产当有可抢救性,有可抢救的方法,有可抢救的经验,有可抢救的出路与结果。

口头遗产的经典之作或代表性作品,在今天这样一个阅读的时代,是值得我们继续传承和继承的。口语性口头性文学,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在陆续地、零星地被记录并通过文字传播与传世。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中国诗经、德国童话、俄罗斯民间故事等等,无不成就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近60年来,中国民间文学得到全面搜集、整理出版,它们被记录下来,数量惊人,异彩纷呈。优秀的口头文学记录应该是有传神般的口语化特色,娓娓道来,可读也可说,它有一种作家、书面、文字作品所缺乏的生动、形象、古朴,百读不厌,百听不厌。在阅读时代,以阅读方式接近传统口头文学,虽然丢失了许多讲述的风格与技巧,缺失了现场的互动与绘声绘色的表演和声音的色彩,但它依然带给我们“讲述”的欢悦,带给我们口语中天然杂陈的乡土气息、生活气息,使我们的生命与生长扎根在深广的地脉地气之中。阅读口头文学,也使口头文学获得了永生。从口头转入书面,口头遗产传之后世的方式变了,但却成为永远和永久的存在。同时,我们还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将永远存在的事实:儿童是在口语中成长和逐渐长大的,儿童的生命过程和文化历程,人类文化的习得,无论是从群体的人类史看还是从个体的生命史看,都有漫长的口语期。讲古、说书、白话、传说,就永远会在长幼之间互动并且不可或缺。经典的口

口头文学文本,将为人类的生生不息的口语期提供讲述的范本。即使我们已然进化(或退化)到阅读时代,即使我们丢失了讲述的天性和天分,即使我们中断了传统的讲说方式,我们也可以借经典的口头文本再造或复原原始讲述,并借此满足儿童听讲的好奇心和听讲的本能和天性。

所以阅读时代的口头经典的一个最大的功能,我以为就是完成、更新和实现口头文学最基本、最原生、最崇高、最伟大的功能——保障和满足儿童与生俱来的听讲欲望,并在此种原始的文化本能满足中传递、传播、传承人类的想象和幻想,以及远古的根源、祖先的教诲、历史的信息和生活的智慧等等。从这样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我认为不断为少年儿童遴选口头经典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此中有深意焉。也因此,我也要推崇和推荐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中国民间文学经典文库》选读丛书。这个新的选本,规模虽不大,但却正适宜于儿童自己阅读,儿童和家长互动式阅讲,也适宜各种年龄的读者品味民间文化的独特韵味。

在阅读中切近口头文学的文化空间,在阅读中再造口头语境,在阅读中复活有声有色的口耳相传的讲述场景,并且因此巩固和延续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独特机制和独特样式,这是阅读时代口头经典的一个重要价值与意义。

是以序。



盘古开天辟地

传说盘古没有爹，也没有娘。他是在一个混混沌沌的大蛋里生出来的。

盘古在这个大蛋里睡了一万八千年才孕育成人。盘古醒了过来以后心里憋闷得慌，拘在蛋里浑身像被绳子绑着一样不好受。他想活动筋骨，胳膊一伸，腿脚一蹬，“咔嚓”一声，大蛋就被蹬碎啦。

盘古睁开眼睛一看，上下左右，黑乎乎的一团，四面八方没有一点儿亮光，啥也看不见。盘古一急，抡起拳头就砸，抬起脚就踢。

盘古的胳膊脚又粗又大，像铁打的一样。他这一踢一打不要紧，凝聚了一万八千年的混沌黑暗，都给踢打得稀里哗啦乱动起来。三晃荡，两晃荡，紧紧缠住盘古的混沌黑暗，轻的东西就慢慢地飘动起来，变成了蓝天；重的慢慢下降，变成了大地。天和地裂开了一条缝。

天地一分开，盘古觉得舒坦多了。他长长地透了口气，就一骨碌坐了起来。可是天地缝太小啦，天在上边压着他的头，地在下边挤着他的屁股，站不起来。

盘古怕天地再合起来，就手撑天，脚踏地，猛一使劲儿，又把天地撑开了一截。盘古站直了，身子一天长一丈，天地也一天离开一丈。又过去了一万八千年，盘古长成了一个高九万里的巨人，天地也被他撑开了九万里。后来人们就把九万



里高天叫“九重天”了。

盘古开天辟地，耗尽了心血，流尽了汗水，天地分好后不久就累死啦。盘古心眼儿好，临死前心里还想着：光有蓝天、大地不行，还得在天地间造好日月山川、人类万物。可是他已经累倒了，再不能亲手造这些了。最后，他说了一句：“把我的身体留给世间吧。”就死啦。

说也奇怪，盘古死后，他的左眼真的变成了又圆又大又明亮的太阳，高挂天上，日日给大地送暖；右眼变成了明光光的月亮，夜夜给大地照明。他睁眼时，月儿是圆的；眨眼时，成了月牙儿。

他的头发、胡子，变成了密密麻麻的星星，撒满蓝天，伴着月亮走，跟着月亮行。

他嘴里呼出来的气，变成了春风、云雾，使得万物生长。他的声音，变成雷霆闪电。他身上的肉，变成了土地，筋脉变成了道路。他的手足四肢，变成了高山峻岭，骨头牙齿变成埋藏在地下的金银铜铁、玉石宝藏。他的血液，变成滚滚的江河，汗水变成了雨露。他的汗毛，变成花草树木。他的灵魂，变成了人畜鸟兽鱼虫。

从此，天上有了日月星辰，地上有了山川树木、人畜鸟兽。人们管理着万物，天地间从此有了世界。

日月出山

盘古用神力开天辟地之后，一个月生山，两个月有河，三个



月出草，四个月长树，接着虫、鱼、禽、兽相继出现，到九个月，地上就有了人。不过天地虽已分开，世界上还是朦朦胧胧的。

盘古是个巨人，躺下来枕山卧海，站起来顶天立地。他抬头看到东方有一线亮光，就奔着亮光走去，来到一个名叫扶桑的地方，看到两个姑娘，她们是孪生姐妹。阿姐名叫月亮，妹子名叫太阳。阿姐生得文静典雅，端庄大方；妹子生得天真活泼，热情奔放。她们用自己身上的光，把住的地方照得通亮通亮。盘古一见非常高兴，就请月亮和太阳到天上去照亮整个世界。姐妹俩都很乐意，答应永远用自己身上的光照亮世界，为众生和万物造福。盘古说：“为了使世界光明常在，你姐妹俩也要有歇息时间，就轮流出去吧。”日月姐妹同意了。

第二天，就是第十个月初一的早晨，月亮对太阳说：“我是姐姐，我先出山，妹妹等晚上再出去吧！”太阳说：“晚上黑咕隆咚的，我害怕，让我白天去。”月亮说：“那也好，你先走，我晚上去。”

就这样，太阳要出门啦！可是她刚跨出一步，见地上的人都望着她，她羞得满面通红，缩了回来。月亮说：“好妹妹，不要怕，我这里有一把金针，你拿着，谁敢看你，你就扎谁的眼睛。”姐妹俩约定好来年十月初一再聚会。太阳接过金针，不管三七二十一，拼命向人间扎去，金光耀眼，人们不敢看她了。

月亮呢，她不用金针，身上柔和的光也不刺人，她大大方方地让人们看她美丽的容颜。

从此，太阳和月亮一个在白天，一个在晚上，各自用自己的光华照亮世界。只有到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这一天早上，月



亮和太阳才聚会。月亮送太阳出山时，依依不舍地走了好一段路呢。

力戛分天地(布依族)

很古老很古老的时候，天和地只相隔三尺三寸三分远。春碓的时候，碓脑壳碰着天；挖地的时候，一举锄头也碰着天；挑水的扁担，只能横着放，不能立着拿，不然也要碰着天；人们去做活路，成天弓着身子，腰杆都不能伸一下。天地离得这么近，做什么都不方便，大家就很苦恼。

那时有个后生，名叫力戛，长得浓眉大眼，腰粗臂圆，身長九尺九寸九分，力气很大，九十九条犀牛都比不上他。力戛和大家一样，成天都弓着身子做活，弄得腰酸脚痛不算，脊背还被天擦破了皮。他见大家都很苦恼，自己也忍不住发了火，就挽衣撸袖地对大家说：“你们都离开点，让我把天撑高一些。”

力戛说完，用力把天撑了一下，可惜没有把天撑高，天和地只被他顶撞得晃荡了几下。他又对大家说：“我一个人的力气还是不行，你们都准备好锄头和扁担，等我把力气养足以后再撑天。那时，你们都来帮帮忙。”

力戛说完，就去吃了三石三斗三升糯米饭，喝了三缸三壶三碗糯米酒，第四天起来，伸了个懒腰，周身筋骨绷得“格格”响。随后，他就叫大家来帮助一齐撑天。



——大家集拢来了，都用锄头扁担抵住天。力戛鼓了鼓气，喊了声“一——二——三！”众人“嗨唷”一声，一齐用力往上撑，就把天撑高三丈多。这时，力戛又对大家说：“天才这么高还不行，让我再鼓鼓劲儿，换口气把它再撑高一点儿。”

力戛说完就狠狠地吸了一口气，榕树叶子、木棉树叶子、茶花、夹竹桃，都被他吸进肚子里去了。他眼睛鼓得像海碗大，浑身筋骨鼓得像楠竹那么粗。他使尽平生的力气，两手撑住天，“起”的一声往上撑，天就被他撑得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丈高，地就被他蹬得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丈深。

天虽然撑高了，可是挂不稳，只要一松手，又会塌下来。怎么办呢？力戛想了想，就左手撑住天，右手拔下自己的牙齿当钉钉，这才牢牢实实地把天钉稳。后来，力戛钉天的牙齿，就变成了满天星星。拔牙齿流的血，就变成了彩虹。

力戛在天上不辞劳苦，一直做着钉天的活路。他累了，喘的气，就变成了风，淌的汗，就变成了雨。他不小心，头上的花格帕掉了，就变成了银河。他眨眨眼睛，就变成了闪电。他咳嗽一声，就变成了雷响。他热了，把白汗衫脱下来，就变成了云朵。

天钉稳了，可惜没太阳和月亮。世间没有光明，庄稼不能生长。怎么办呢？力戛想了想，毫不怠慢，右手挖下自己的右眼，挂在天的东边，就变成了太阳。左手挖下自己的左眼，挂在天的西边，就变成了月亮。

力戛在天上，一直忙了九九八十一天，什么都安排好了，才“咚”的一声跳了下来。他落到地上时，整个大地像船在水上



一样，被震得晃晃荡荡的。他落的地点是东方，东方的地势就倾斜了九尺九寸九分，从这以后，水就一直朝东方流淌。

可惜的是，力戛在天上时饿了九九八十一天，牙齿没有了，眼也没有了，血也流尽了，落到地上时又跌得太重，不久，他就死了。

力戛死了以后，大肠变成了红水河，小肠变成了花江河，心变成了鱼塘，嘴巴变成了小井，膝盖和手腕变成了山坡，骨骼变成了石头，头发变成了树林，眉毛变成了茅草，耳朵变成了花朵，肉变成了田坝，筋脉变成了大路，脚趾变成了各种野兽，手指变成了各种飞鸟，他身上的虱子变成了牛，跳蚤变成了马。

从此以后，天高了，地低了，天地隔得很远很远。天上有了太阳，有了月亮，有了星星，有了银河，有了彩虹，有了风，有了云，有了雷，有了闪电。地上有了山，有了河，有了田，有了井，有了路，有了树，有了草，有了花，有了兽，有了鸟，有了牛，也有了马。

世间样样都有了。大家说不出的高兴，种起庄稼来都很展劲儿，世代代代，人们忘不了力戛分天地的功劳。

拱恩踩世界(水族)

很古很古的时候，天地粘连成黑咕隆咚一片。天仙女媧出来把天地分开之后，大地上光秃秃像个鸡蛋，没有江河湖海，



也没有山坡和树木,人类和千种万物都不能生长。这下子,天仙班子中,有一个身材最魁梧的仙人拱恩,决心来拓开凡间。

这天,拱恩驾着一朵祥云,在天空上飞去飞来,把整个凡间看得仔仔细细,并且心中有了个开拓的打算。全看完后,拱恩下到大地上,虽说来开拓凡间,可是他手里不拿锄头,也不带钉耙和撬棍,只拄着一根拐杖。拱恩是位了不起的仙人,身材高大得无法形容,单说他的脚杆有多粗,脚板有多大,谁也没量过,只晓得他抓痒掉下的一根毫毛就比一座山粗,他抬腿跨一步就有一百多里。

清晨,拱恩来到南边,看了看,认为是开成湖海的好地方。于是就抬起那巨大的脚掌,来回地踩踏。刚开辟的大地,哪里禁得住他那股蛮劲踩踏,地皮就慢慢地陷下去成了大大的坑凼,这就是后来的海洋。拱恩用的劲儿大,累得满头汗水滴答,滴到坑凼里的汗水把海水都弄咸了。

早饭时分,拱恩走上来,沿着海洋四周又来回地踩踏。他的脚掌又厚又大,踩一脚下去,比泥瓦匠踩的泥团还要软和。拱恩踩踏之后,又轻轻用脚板在大地上抹了几下,这一带地方就成了望不到边的平原。

晌午,拱恩像爬楼梯一样,又跨步踩踏新的地方。由于劳累了大半天,他也感到有点疲倦,一看眼前要踩拓的地方还很宽,就拄着拐杖,东一脚、西一脚地踩踏。由于他的脚力轻了,并且踩踏的脚印又连不成一片,因此,这些地方山峰就多了起来,平原就小得多了。踩踏不到的地方就成了横亘千里的大山脉。从那巨大脚掌的趾缝间冒出来的泥巴,就成了连绵的山峦



和土坡。快踏完的时候，拱恩看见脚上沾满了黏糊糊的泥巴，弄得脚板一点儿也不舒服，他抬脚一抖，有几十块泥巴飞开了。飞出去的泥巴搭粘在原来的一些山峰上，就成了天底下刺破青天的高峰。

天快黑了，拱恩看到种庄稼有了田野，长草木有了山坡，积蓄雨水有了海洋，只是还缺少河流。看到这里，他顺手把拐杖在身前身后画了几十条沟，凡间有了大江大河。这下，凡间开拓得差不多了。正当拱恩要抽脚返回天庭时，被罚在地底下吐水的地龙不服气，就拱腰翻身，把很多山坡都掀崩了。拱恩想到刚开拓的凡间要被这家伙弄崩塌，一气之下就用拐杖狠狠地捅戳地龙。水就从这些戳开的眼子涌出来，从此人间就有了清泉。有的泉水时涨时缩，那是地龙在挣扎抽气，所以这些泉水总是一时漫涨，一时退缩。

拱恩看见制伏了地龙，新踩踏的天下，高山平原、江河湖海配搭得恰到好处，才哈哈大笑返回天庭。因为拱恩把个光秃秃的洪荒天下开辟给人类，人们一直到现在都在唱歌赞美他：

古拱恩，
蹂踏地方，
蹂成了平坝，
蹂成了海洋，
开出了江河，
蹂出了山冈。
光秃的人间，
从此变了样。